

守望空心岁月

林 白

语言在生活与生活之外穿行，
穿越生活又悬挂在生活的表
面，它被语言的操作者赋予各
种各样的形体，在这里，上帝
不是读者，而是作者。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守望空心岁月

林 白

花城出版社

守望空心岁月

林白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西湖路51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插页 165,000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5360-2303-0

I·1984 定价: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予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林白是九十年代崛起的新锐作家，她以敏锐的艺术触觉和鲜明的女性意识，揭开了女性写作的另一页。

《守望空心岁月》是她的最新长篇力作。作者通过一个独身女人与几个男人曲折暧昧的两性关系，触及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的女性角色问题。在男性社会里女人所承担的角色似乎只有恋人、情妇和妻子，书中的女主人公姚笠是一个有婚史的独身女记者，她那段短得破了纪录的婚姻只有一星期，就莫名其妙地夭折。她神秘、漂亮，不缺乏男人，只缺乏爱情。面对男人，她既不是纯情浪漫的恋人，也不是热情性感的情妇，更不是贤惠忍让的妻子，她不相信爱情，却又孜孜以求，最终，岁月蹉跎，她一直无所适从，无所归依。

该长篇小说由组歌的形式构成，作者灵活变换叙事主体，从多个侧面多种视程透析独身女人的性与爱，现状与梦想，主部与副部藕断丝连，遥相呼应，形成优美、丰富、和谐的整体效果。

编者的话

本世纪最后十年将是中国当代小说空前繁盛的时期。中国的八十年代末期，八面来风，异彩纷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从大洋彼岸铺天盖地地奔涌而来，在崭新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的核心文化的冲突之中，最年轻的先锋小说诞生了。先锋小说（也称为后新潮小说）以其对新进的探索、对常规的反叛以及在叙述、结构上的创造性尝试，给小说赋予新的审美本体意义，将汉语小说推向另一个阶段。这是继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前新潮小说等之后出现的文学奇观。为了展示它的全貌，我们准备分辑陆续出版这套“先锋长篇小说丛书”，收入这一代文学新军的长篇力作，以便读者对先锋小说作透彻的了解和全面立体的观照。

我们期望汉语文学能早日汇入世界文学的滚滚洪流之中，为此我们愿意捐一份绵薄之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也许依然适用于当今文坛的状况。历史将证明：我们付出的辛劳和代价都是值得的。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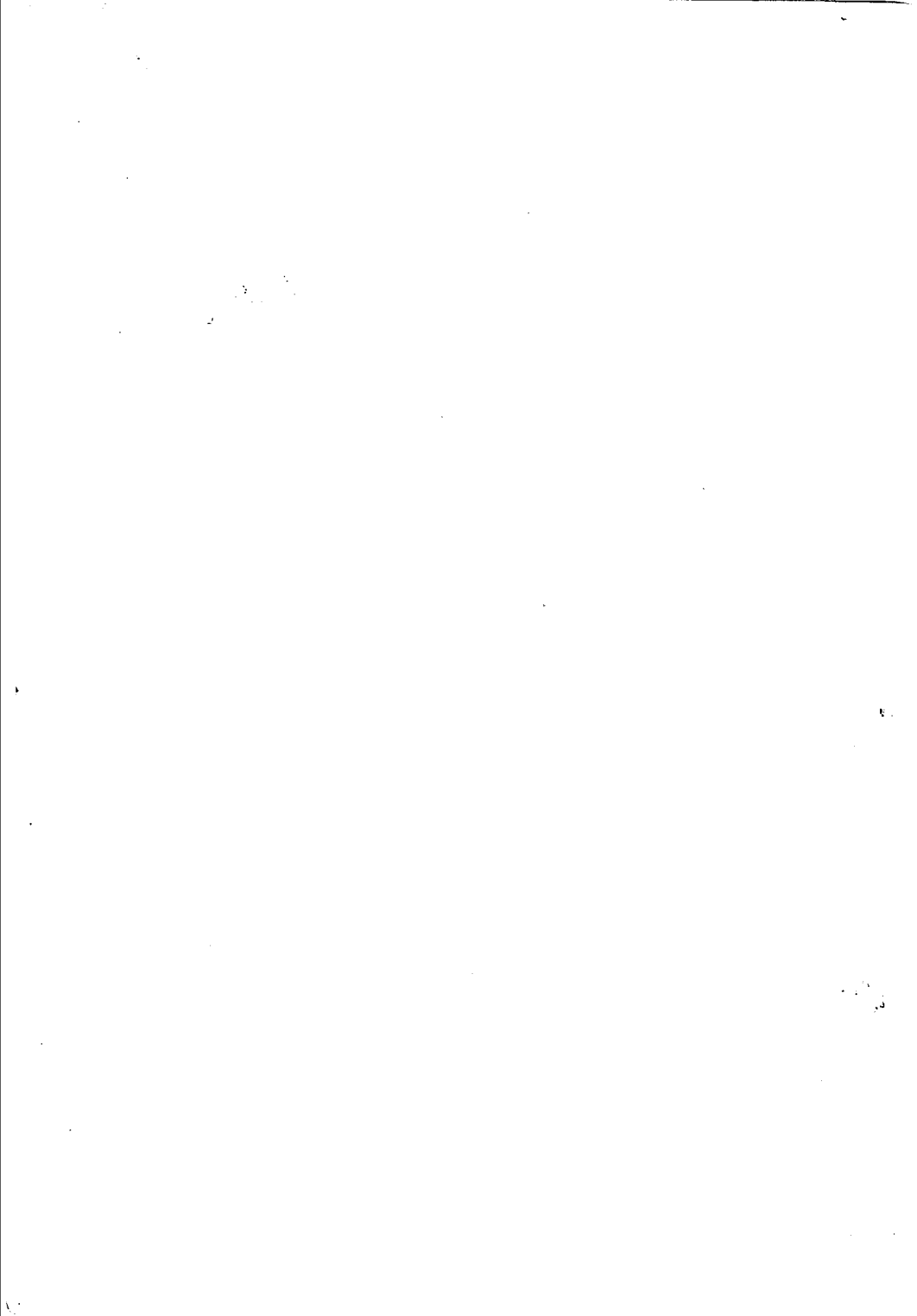
正 部

第一章	红色的蛙类消失.....	3
第二章	猜 想	39
第三章	玫瑰的音节	56
第四章	12月1日：与艾滋有关	78
第五章	飞的感觉	96
第六章	患 者.....	128
第七章	月光与水稻.....	161

副 部

艾 影.....	189
李葛与纸乌鸦.....	221
附录：命名的过程.....	229
代跋一 置身于语言之中.....	232
代跋二 选择的过程与追忆.....	234

正 部



第一章 红色的蛙类消失

在我对子速的观望中，红色的蛙类总像一种恒定不变的背景或空间笼罩着他，它们有时像岩画中的红色蛙形，凝固不动，线条稚拙、简单，身穿红色T恤肤色黧黑的子速在它们中间目光忧郁、神情严肃。而在另一些时候，这种奇怪的蛙类开始在他的身后飞来飞去，直到布满了我头顶的天空，它们像一些红色的乌鸦那样发出“哇哇”的叫声，它们的无翅飞翔使天空变得陌生。

这种联想始于夏天。那时子速常常穿着一件红色T恤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他经常谈到的话题即是红色的蛙类消失，那本来是某天晚间电视新闻里的一则短消息，子速为之忧心忡忡。他到沙滩大院我的宿舍坐了一个下午，整个下午我的房间里就充满了许多严肃而沉重的话题，那都是子速惯常爱谈的话题：人类面临的困境、普通人的生存、末日与拯救，等等，红色的蛙类消失这件事在他的谈话中反复出现，像一首交响曲中的主旋律，或者一条黑色的河流中不时跃出的红色火焰。

那段日子闷热之极。我的宿舍前后左右都是办公大楼的

高墙，一点风都进不来，在这个漫长的夏天，我每天在房间里进行裸身运动，赤身裸体地打电脑，赤身裸体扇扇子，赤身裸体吃西瓜，赤身裸体下挂面，晚上睡觉时只在肚子上盖一条单位发的洗脸毛巾。我还常常跑到镜子跟前观看自己，主要目击物是腹部、腰和胸部。我跟所有离了婚的女人一样，衷心地希望自己身腰年轻永不发胖。子速就是在这些闷热的日子中的某个下午在我的宿舍里跟我谈论红蛙的。他摇着扇子，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滴下来，他说彗星在这个月就要撞击木星了，一种红色的蛙类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他说这种红色的蛙类是一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它们的灭绝预示着一一种大的灾难，再过若干年，我们就会看到结果了。

子速是一个运气极差的人，他的书橱里布满了非常多深奥的书，他读遍了它们，但他还是一个倒霉的人。我的女友李莪在见过他一面之后郑重地对我说：这个人一脸晦气，他干什么都不会成功的，你不要跟他合作任何事情。李莪的断言使我大为震惊。

运气这个东西确实太阴险叵测了，红色的蛙类已经从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视野就是电视）消失，地球将会有怎样的运气呢？彗星（我眼中的彗星是由巨大的冰块组成，像大洋里的冰块一样晶莹，像月光下的冰山一样寒光闪闪，它们白得发蓝，在难以想象的速度中升腾起美丽的尘光，它们的旋转犹如一种高难的舞蹈，它们肯定是一些热情的女人）撞击木星之后它们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运气呢？这样的问题飘荡在这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据说这样的气候已经几十年没有过了，从六月份开始一下就反常了，大雨从天而降，南涝北旱，我

在电视里看到南方的许多城市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水淹到了楼层的窗口，各种船只在高楼之间穿行，我看到这些被水漫淹的城市有我熟悉的N城。看到它的楼房和头戴斗笠的女人（她们在近镜头中颧骨高耸，肤色黧黑）使我整个夏天都在想念它们，红色的蛙类已经消失，它们曾经被画在G省一座名叫花山的山上，名为花山岩画。花山离N城不远。这个夏天给我的印象除了反常的闷热就是大雨来临之前的天空，我常常跑到楼顶观望它，在奔驰突进的低云中，我看到隐隐的红光在漫射，这种红光比狰狞的乌云更狰狞，比恐怖的鲜血更恐怖。它们从南到北的移动，漫洒下异常的气氛，敏感的人看到了红色的蛙类在天空中飞翔，它们像一种怪异的乌鸦，发出哇哇的叫声。

从地上到天空充满了这样的声音，使有些人夜夜不能安睡。

种种不祥的气氛都是子速传递给我的，子速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他本人就像一只红色的蛙，他黑且瘦，眼睛大而惊恐，这是一个丧家者，无家可归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道德优秀者兼思想者，对人类前途抱有忧患，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热爱家庭和孩子，不怕吃亏，替朋友还债的人。他的以上品质在这个时代是如此稀有以至于显得有点滑稽，甚至离奇，没有普遍性可言。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因为离婚而如此悲痛，这是一个已经不会悲痛的时代，悲痛欲绝使人感到滑稽，这个时代既不会悲痛，也不理解和容纳悲痛，这是事后子速对我说的，当时他的嚎啕大哭确实使我震惊之极，就像光一下刺了我一

下，我早就不会这样大哭了，没有什么东西能这样打痛我，我已经习惯于不被打痛了。

他的嚎啕大哭从电话里传来，他对我说，这次肯定是过不去了，他反复说过不去了，他说了很多次之后我就明白了过不去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他的声音像电影里绝望的人，他一边说话一边吸泣，压抑着无边的痛苦，同时他的嗓音出奇地好听，像一种柔软的金属（银铃？）在空气湿润树木疏朗的林间草地上方被一根懂音乐的手指弹响。我忽然想到子速的嗓音有点像我国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的嗓音，这个念头一出现，我立即觉得我不是在倾听电话里子速的绝望与痛苦，而是在听一部译制片的录音剪辑，吸泣声被有效地控制在独白中，速度由慢到快，最后达到高潮，变成了嚎哭，我潜心地倾听这声音，哭声止住后我又继续听他述说自己的痛苦，在倾听中我发现他的叙述用的是书面语言或艺术语言，这使我觉得子速也许读书读得太多，以至于与现实生活有些隔了。文学和艺术的诗意离我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以至于浸染了诗性的人在生活中显得滑稽可笑、不真实，而且处处碰壁。现在当我记述子速的哭泣时，我忽然想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一个在风雨中的电话亭里失声痛哭的女人是誰？风灌进电话亭里，把女人的长发飘起，它们落下的时候被泪水沾在了脸上，她脸上化的妆残缺不全，就像被她哭泣的爱情。电话亭倾面的高楼里住着她所爱的人，她给他打电话，说她就在楼下，她想要见到他。他没有下来，他并不想下来，她被幻想和绝望所折磨，只有对着电话哭泣，她的声音沙哑而难听。长久以来，我已经忘记这个女人的哭泣

了，我忘记了她的抽搐就在我的胸腔里，在逝去的无数个雨夜，那冰凉而湿的空气直达心脏，她迅速变凉的泪水曾经那样长久地悬挂在我的脸颊上，她的哭泣就在我的喉咙里。

我听到子速说他是一定要了断的，国人的质量太差的因素之一就是把生命看得太重，而把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看得太轻。他的语气坚定而悲壮，我觉得明天就会听到他的噩耗了，我将去收拾他的遗物，他说他的日记曾经想到留给我当素材，但考虑到我状态不佳他已决定留给别人，还送到了他的书，那是他最最珍贵的财富，他也交给了一位可靠的朋友，他曾借我的两本书和一本杂志他也已列在清单上，请他的朋友还给我。他说他把所有该做的事都做了，他说他非常冷静非常清醒，他已经一无牵挂了，他说再活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我想这肯定是真的，从此以后我就只能到墓地去看他了。

当时我反复给子速打电话，在电话里我听到的第一声总是十分微弱有气无力的“喂”，它跟我听到过的那些临终遗言是一致的，确实就像是一个去意已定、生命的游丝在飘摇之中的人所发出的，他的声音就是这样一种游丝，它正在向着冥府游去，它大部分已经游过去了，只剩下了一点尾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电话来了，铃声把它重新召回人世。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有点像在传奇的电影中，一匹在最后一刻飞奔而来的马，一支箭（或者子弹）嗖的一声，挡住了扼断生命的那只手。正是这样，在不祥的红蛙飞临子速的头顶时，电话就响了，我想我真是太及时了，再晚一分钟可能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在电话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劝子速，希望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哪怕是为了朋友也要活下去，针对子速的高

尚品性，为别人而活是一个最能说服他的理由。他结果就被说服了。

子速一次次地说他要自杀，我一次次地劝说他不要自杀。我总是在电话里劝说他，我一直没有去看他，我对自己说应该去看他，但我一直没有去，我寻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现在想来，我其实是有些怕他。我怕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一个不人不鬼蓬头垢面嘴唇裂皮的准备自杀的男人。我的朋友中常常绝望到要声称自杀的还有一两个，但没有谁像子速这样山穷水尽，我缺乏跟大倒霉蛋打交道的经验，我不知道假如我真的去看他我应当做些什么，我怕担此重任。我想他真的要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子速没有死，当他穿着红色的T恤像地球上的最后一只红蛙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渡过了他的危险期。他通过到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用资本家残酷剥削、超负荷的劳动摆脱了他的精神危机。他现在关心的是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他说：如果我有一百万，甘颜和孩子就会回到我身边了，我就会有一个家了。我每次从外面回来，我就想要是这时候我房间的窗口有灯光我就得救了。我当时把他所需要的理解为仅仅是灯光，我没心没肺地说：那你找一个年轻人跟你一块合住一段吧。子速黯然神伤了一会儿，说：我现在很孤独，容不了别人。

他的一项与百万财富的梦想背道而驰的计划是一项著述事业，他打算投入他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像普鲁斯特那样足不出户。他要写一部书，将一个普通人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所碰上的问题探讨一遍。他说在这个时代做这样一件事确实像唐吉珂德一样可笑。可笑之处就在于即使想写也已经写

不成了。

子速没有自杀使我感到隐隐的失望，我明白这不对，自杀的念头总是神圣的，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很少有人说了死就真的去死的，这使我们的生活十分平淡地在过下去，用子速的话说就是没有“遭遇”，但我觉得子速的遭遇甚至已经像一颗硕大的钻石，它神秘、复杂、色彩斑斓，在我的叙述中永远也不可能完整地出现，我的讲述仅仅只是它的余光，它的整体藏匿在子速的生活里和我的想象中。

子速坚决不同意离婚，为此他曾在甘颜的娘家静坐、绝食，整整两天不吃任何东西，然后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发高烧和胃出血，这让我很容易想到那些被丈夫嫌弃、坚决不肯离婚从而喝敌敌畏、上吊、抹脖子以动摇男人决心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俯拾皆是。甘颜的父母后来不让子速进入他们家，子速就日夜在房子的外面徘徊，时刻寻找进去的机会，每当甘母出来买菜或者小保姆带孩子出来晒太阳，子速就要上去，他说他必须见甘颜，必须跟她谈，他们说她不在，他说那可以立即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他将一直等到她回来。他不顾一切地守候在甘颜家的门口，头发蓬乱（因为他急得用手揪头发）、两眼通红（长时间不睡觉）、嘴唇干裂（长时间不喝水，不记得喝，也没有喝的），精神十分亢奋，我想子速当时的形象绝对不像一个正常的人而像一个疯子，或者像《狼牙山五壮士》或者是《血战台儿庄》里的英雄壮士，他的神情就是决一死战的神情。他觉得这个世界全都欺骗了他，背叛了他，而甘颜就代表了这个世界，他说甘颜当初哭着要嫁给他，他就把她带回去了，他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他跟甘颜结婚，朋友

说他跟甘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甘颜物欲太强，而子速在朋友圈里被公认为是一名不上教堂的教徒，一名不写作的作家，一名不立说的思想者，他的房间里全是书，他反时装、反广告、反电视，根本不是一个时髦女孩所需要的人。难道甘颜需要一名牧师吗？需要一位精神导师，道德劝谕者吗？

子速认为甘颜的问题只是在影视圈里混过，那是一个最浅薄无知又高度讲求消费的圈子，她整天看着明星们进进出出挥金如土，以为那就是真正成功的生活，子速哭着对我说，当初甘颜哭着对他说她一定改，要重新开始。甘颜当时刚刚被一个导演抛弃，痛不欲生，准备自杀。子速说他当时真的以为她要死，事实上甘颜更大程度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当初她跟导演的同居搞得过于轰轰烈烈，导演的妻子又闹得过于沸沸扬扬，弄得大家都知道了导演要离婚，然后跟甘颜结婚，所以甘颜一直就以导演夫人的自我感觉在圈子里进进出出。忽然风云突变，导演回心转意，决意与甘颜分手，同妻子重归于好，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件事的始末，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导演的一个障眼法，导演是对甘颜厌倦了。

真实的情况无从追究，重要的是甘颜的的确确是被导演抛弃了，她想再也不会有人爱上她了，谁会去捡导演的剩呢？谁都知道她是导演的剩，她此生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甘颜一想到此就会嚎啕大哭或呜咽不已，她在她的宿舍里不洗脸不吃饭（正如后来徘徊在她家门口的子速），这时子速从天而降。

甘颜并不认识子速，甚至也没听说过这个人，甘颜所处的影视圈跟子速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材料构成的，她可能知道

某个二流的港台明星的血型与卧姿，但她不可能知道子速。跟甘颜在同一剧组的一名美工，是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业余时间画油画，因此认识了在一家美术杂志社当文字编辑的子速，爱好精神生活的美工很快就成为了子速的好朋友。子速从来不拒绝这样的朋友，他天生就具有一种吸引力，使他的朋友一碰到危机或者麻烦就想到找他，在某些绝望的时刻，子速就像北斗星，穿越我们心中的重重乌云，他悬挂在我们的上空，他的身后澄净而湛蓝，他的音质既柔软又铿锵，他的话既让人惊奇，同时又让人觉得它本来就在自己的心里，子速的本领就是能迅速把弥散在空气中的真理变成晶体并且拿到你的面前。他总是能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使我们在闷热的气温中感到凉爽。同时子速还像荒芜的土地上的一棵树木，他的朋友就是它的阳光和空气，因为有了众多朋友的倾听，他的声音才如此充满了魅力。朋友们鱼贯而入，他的小屋因而空气清新。

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个个消失了，他们怀着对他的崇敬之情远离了他。这个时代有一个强大的场，任何力量都敌不过它，它是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与红色蛙类的消失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在暗红色的天空下，它不动声色地掠过我们的大地，所到之处，新鲜的树叶纷纷飘落，它们像鸟一样布满着天空。子速总是引发我的这样一种想象：灰色的鸟儿在暗红色的天空漫天飞翔，天空中充满了金属的呼啸声。即将到来的将是什么呢？子速总是要探讨灵魂的问题，究竟是市场对灵魂的压迫大还是革命对灵魂的压迫大？

没有人能长期忍受子速的追问，没有人会不害怕灾难的